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前集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顧永涵

謄録監生臣張德𤗫

容春堂前集卷十一

明　邵寶　撰

記一十八篇

漢御史大夫鼂公碑陰記

予既封漢御史大夫鼂公之墓而或者以公在當時以言賈禍身被顯戮非君子之所嘉予而不滿予此舉予觀漢史公始事文帝屢上書言邊事及賢良對策皆切中事機蓋謀臣之雄者迨事景帝首建削弱諸侯之議

以為不如此則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遽以袁盎之間竟未及施以死葢公之為謀雖能料天下之變然傷於急鋭而不量君志之信否其為心雖出於愛君憂國敢發天下大難之端然未聞聖賢之道而無善處之術葢為忠而過者則殺身之禍亦其有以取之歟夫忠而至於過過而至於殺身此人臣之不幸而重予之哀者也安得謂非君子之所嘉予而遂已於斯邱之封也哉況君子之忠尤有大且純於此者則斯邱之封夫人可以興

矣此又我政人之體也既以對問者遂書諸碑陰

石固石梁記

有義舉焉其費千金其役千夫使一人為之可乎曰有其貲而為義無不可矣然有有其貲而不能為者曰其心不好義也有其貲矣其心好義矣又有不能為者曰其識不足不知義之所在也然則千金之費千夫之役可以一人為之而常難乎其人也許州西北有鎮曰石固聚居貿易既繁且豐不啻一大縣然西通密縣諸山

山出泉流為河經其地而東春夏之交水勢衝漫不可渡秋冬亦病涉焉有議為石梁者計其費曰必千金計其役曰非千夫不可皆相顧變色莫敢先倡義官吴芳見而心動焉曰此義舉也吾一人足以為之矣乃召匠氏伐石于山搩木于林鑄鐵于冶度為梁一高若干長若干闊若干凡費白金千兩日役若干夫積若干日為夫若干一不煩他人人或助之輒謝不受經始于成化丁酉之春訖工於弘治己酉之秋完固壯偉四方之人

車而載者馬而驅者徒而負且携者皆若坦途焉知水之無害而不知梁之為利也所謂千金之費千夫之役芳一人為之不亦難哉芳有其貲而心且好義二者於芳皆不為難獨其識足以知世俗所尚浮屠老子無益之施不若斯梁之能濟人又足以知斯梁之濟也大非區區小惠比者義之所在知而必舉不疑不沮竟底于成斯其為難乎始芳為是舉適予來領郡召而奬之至是以成事告予又加奬焉民之知芳者請為記梁之興

造以張芳之義舉於不朽予嘗至石固登崇岡而四望西則韓東則許北則鄭之故墟也昔者子產乘輿濟人之地依然如故而世變益遠遺風舊俗無一可問者芳也有其貲而心且好義猶若被子產之化而其識又偶有以補其所不足吾於是益嘆夫斯人之難而所謂千金之費千夫之役一人而為之者葢不足言也使其當子產之時殆必有以旌芳而處之矣予為政六年無惠於民甚愧子產顧何以處芳哉聊以是旌芳焉

裴晉公祠記

郾城西北五十里有鎮曰裴城唐丞相晉國公討淮西時甞視師於此後人因以公姓命其城又以命其鎮鎮之中故有晉公祠不知其所創始蓋民之私祀祈豐禳沴往往即焉然非典也吏罔攸司葺不葺惟民歲久且敝比賓來守許行縣道祠下慨然感之乃勸其鎮之民葺其稍為完修建額于門設主于堂舊者以新陋者以雅有所瞻焉又請于巡撫都御史徐公暨藩臬諸公歲役

一人俾繼守勿壞且為定私祀期式主以鄉民耆老有行義者而記其事于石某按韓碑元和十二年八月丞相某至師十月丞相某入蔡然則公駐兹地僅兩月耳非有居守撫治之勤而民之敬愛一至於是豈公求民民有私於公哉誠于國故在在而感仁於人故在在而孚其車服所臨節鉞所指當有不言而喻者矣然方是時獻俘于朝立石記功卒為忌者所中至有斲碑之舉抑不知碑可斲而其感孚於人者不可忘也不然一厯

止之間而城曰裴鎮亦曰裴且祠焉至于今者亦獨何哉由此觀之則是非之在民者公於在國其在後世者公於在當時此理之固然無足怪也竇獨念公之在師與賊壘相距曾不數舍而從容暇豫若無事焉一時諸從事方且談笑為樂至形之詩咏則公素定之志夙成之謀優為之才大受之量皆於是乎見之夫惟素也故不可動惟夙也故不可撓惟優也故不可克惟大也故不可測是其克成厥功蓋有不偶然者故凡有志經世

之士莫不以公為望焉乎民懷其恩士服其德立於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身其地者如見其人焉實知是祠之不朽也實知是祠之不朽也於是乎記而復系之以迎送神辭使歌于享辭曰

公將降兮兹城横風雲兮揚靈繁歌舞兮在庭去千秋兮公如有情蠲我俎兮盲我𩛿

公奄去兮何鄉𢙢遠駕兮八荒佇城臯兮徬徨裴之城兮召之棠後千秋兮不忘

省齋記

王君廷貴既作齋於所居之左乃問名於嵩菴俞先生先生謂君涉世也久命之曰省君謹承之他日至京師謂寶宜為之記夫省之義大矣寶方愧此夫何言哉君居瀕太湖請以湖喻太湖者跨常蘇湖三州方數百里禹貢書之曰震澤蓋水之險江南未之有加也君嘗觀其噴薄雲霧吐吞日月而舟焉出没於其間者乎方其出没也身與舟俱舟與水俱雖有懼心不知其為險也

及夫在岸而觀焉則見夫舟之在水者俯如偃如突如躍如摧如仆如懸如落如而凡險之狀無不畢具於是自顧其身必謂永矢弗冒焉而或者往往又出於不知其險之地此則忽於省之之過也故夫人之所為有不類是者鮮矣可不省與雖然大川之涉夫人之所不免也理義所在豈當逆料其險而不為之中孚彖曰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蓋信而至於感豚魚信之至也而又守之以正吉與利也孰禦焉而何險之有然則君子之

道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君更以是省之君出望族

㓜甞被仲父萬松先生之教故行年五十而不忘求益

云

學古齋記

人有恒言皆曰古今異宜葢古之道不能行於今猶今

之道不能行於古也罍爵難以常飲籩豆難以常食弁

冕難以常服書模篆籀則難於識文擬盤誥則難於喻

故居今反古君子有戒焉此之謂也今有人焉能以古

之道自居則人皆目之曰此君子也學古者也抑又何邪古今所異者世所同者道道之不同非道之失也人失之耳懲其所失返其所同此天地之義而吾人之彝訓也然自衆人視之則曰古之道如此哉雖口稱之貌敬之而實惡其弗已同也一齊衆楚其將若之何於是有以古始以今終者其亦難矣雖然古之道有本有末同其本不同其末無害於古苟惟末之同而本則舍焉此羣議之所由起而古道之所以不復也故善學者得

飲之正雖不罍爵未害乎古之飲也得食之正雖不籩豆未害乎古之食也得衣之正雖不弁冕不害乎古之服也得書與文之正雖不篆籀盤誥不害乎古之書與文也此善學古者也壯以是始老以是終孰其議之哉馮君忠卿以學古名齋請記于寶寶觀君之為諸生為國子為邑博士循循然無忤於俗而處已誨人皆無戾於道今之道由古之道也其於名齋之義可以無媿矣於是乎記

涿州重建户部分司記

涿有户部分司舊矣今曷為而重建之也主事陸君士弘圖其便焉而重建之也葢京師西南畿内數百里為都司者一為衛者十為所者二皆今所謂重鎮防秋之戍歲一集集六月而罷者又以千計軍餉民輸出納之政甚夥於是乎户部專官以分司之凡郡邑在其地者二十有四其廩禄之類皆受計焉歲更一人率以為常歷數十年上下稱便獨其居在京師而亟出亟返勢不

能已故巡歷有期弗時則怠是謂遙制稽報有籍弗親則弛是謂虛文二者相仍獘日益滋於是乎有稱不便者陸君既大剗其獘思惟久遠則莫若我居其會由兹以巡則辰發酉至可以定期會由兹以考則甲參乙驗可以詰蔽欺輸受于民而民便之餉給于軍而軍便之老奸宿蠹將無以容其計者惟涿北去良鄉為里七十南去保定為里二百西去易州為里百又西去紫荆視易差遠西南去唐視保定差遠去倒馬視唐又差遠所

謂會者莫便於此剏其分司傍近有地可闢欲廣焉以居為力頗易於是始有重建之議乃告我太子少保尚書周公侍郎許公二公曰然君乃謂郝知州具出羡稭餘錢若干以供兹役前為門中為廳左右為序序之西闢門再營一如前制為寢凡益地若干丈屋若干楹不費于公不歛于私不兩月而告成事使來請記竊嘗觀善為政者勤以圖功不知其勞簡以御事不知其逸要於盡職以便上下而已故當其為之不為暫輟不為遐

遺怨有弗恤譽有弗嫌若恫在躬若蠱在家必竭吾心而後已焉此古之道也陸君當積弊之后綜核經理不遺餘力而才以濟之故雖一歲之近而必慮乎百年之遠一舉而軍民兩便其於政也可謂知慕古矣是故修建常事不書茲役也政有所關故書志事變之端故書將告夫後君子俾勿壞也故書

領菴記

領菴者吾友長沙李君徵伯名其齋者也齋以藏脩而

名以自勵焉徵伯之志也若夫領之為義則吾師涯翁先生庭訓在焉徵伯奉以周旋而猶恐其或忘乃謹屬記于寶寶嘗聞之君子之為學不難於傳而難于領領也者心有所得之謂是有機焉不可以力而强也今夫學必有所從受所從受者吾之師也師之所授者有經有傳皆古聖賢之遺聖賢者亦吾之師也吾受所授於師徒誦者謂之口學徒聽者謂之耳學徒講而且嗚焉者謂之膚學皆有所領而無得於心心之不得雖領猶

無領也夫領亦豈外是數者而超然獨詣哉不外乎是
而有得于心由體以措諸用無所往而不得君子之學
畢矣領之義其大矣哉然曾之唯與顏之請事同一領
也而所以為領者異顏以明健曾以沈潛及其成功則
一也故超詣之機出於力而亦不專乎力悠悠焉則荒
矻矻焉則苦泛泛焉則浮拘拘焉則固顧瞻喻倚衡運
用比斲輪優游涵泳積之平生而一旦得之者蓋亦存
乎其人焉爾徵伯天資英邁讀書為儒上師聖賢雖從

事科舉而志不為奪駸駸乎大有所造况先生之庭訓寓於名齋者又如此哉先生道德文章為世所宗葢不立門戶而聖賢之學實隱然在於其躬天下後世之人皆當師之而况其子哉寶不敏既以請諸先生遂為之記葢菴無所事記者記領之說菴在其中矣

無錫修縣治記

無錫古望縣也嘗為州今為畿縣治居縣西偏高爽整嚴稱其為望自有縣以來徵諸志凡幾修矣乃弘治丁

已進賢姜侯文魁以進士來知縣事師古循吏施于有政越明年戊午侯以政暇覩于治考敝議修曰聽事有堂既修于前人無庸予力惟堂左右有房前有儀門門之側有獄敝而宜修者三爰謀諸僚延問于師生至于民者皆曰惟侯所為侯上其事于府于巡撫于巡按既得請於是節經發羡勸義于富量費計工擇日興事先門次房次獄拓地而廣之房加靚深門加軒宏既各就緒復因餘力濬二井於門屋而覆之以待役且訟者終

事于戒石申明旌善三亭其未宜修者仍之始于己未
某月再以農暇迄今年秋乃大告成時實有江西之命
便道謁侯相與達觀之侯指戒石曰訓銘于斯及房曰
吏于斯及獄曰囚于斯及門曰出入于斯斯吾修之實
曰然出入于斯者是惟民瞻其儀不可不肅也囚于斯
者是惟民命其繫不可不慎也吏于斯者是惟民計其
防不可不密也訓銘于斯者是惟民明畏其顧諟不可
不敬也敬民以從訓銘不忽所狎不虐所忘而飾于所

由君子觀厥修可以知政矣若夫井以濟暍屋以廣蔭申明以令旌善以風政之不可廢也而皆修之政其可知哉寶以是賀侯侯遜弗居縣之人請書于碑乃作頌曰

天不遠民有戒斯石維石嶷嶷維亭翼翼我侯閔之靡朝靡夕左右維史有遂其房有籍以載有牘以藏不徑不忘民之紀綱矧兹庶獄或怙或眚漢令戒瘐周刑就屏求死於生敢弗重省斯井斯屋非僑乘輿我飲我庇

甘棠之餘樹聲我榜宣令我鐸我新斯亭非自我作作非自我自我振之禁以吾斷撫以吾慈政吾汝令教吾汝師朝躋于堂夕降于庭協恭于民惟史簿丞惟我斯所如新我德惟盤銘是則其則維何自新新民刻碑于門頌者邦人

長興縣儒學重修記

弘治己未貴溪徐侯淤以進士來令長興明年庚申以學之敝請于提學按察副使趙公寛既得報乃修大成

殿及戟門及靈星門新其兩廡修明倫堂新其兩齋又新會饌堂及射圃及庫廩庖湢凡有制于學者又明年辛酉落成先是我俞先生鎧自丙辰歲莅茲學事嘗有意焉以力未果今是役也侯與其寮協謹畢力工不踰年費不竭公勞不屬農式克就緒凡入學者瞻對聖靈退而樞趨以至藏脩游息皆有其地諸生某等嘉侯之功有以成先生之志寓書屬寶載之于碑寶嘗論三代之學備矣周衰學廢至秦而極漢唐以來學由人興文

翁韓愈時則以吏陽城胡瑗時則以師皆惟其人然地以方殊時以代異故其興也不勝其廢宋慶歷間詔天下立學於是其制愽且久矣而任人之意又不勝法故吏與師者因之以泛繼之以玩名與實廢在在有之今學遍天下皇祖有詔象懸籍載萬世允式百年以來所任吏師或得不得學之興廢亦惟是焉繫孔子曰為政在人學政之大也非人其可哉觀侯與先生之於長與其不誣也已使天下之為吏為師者皆如是學何患不

古若哉雖然人才風俗天下之元氣也而學也者實培植之地故今之學以孔子為師六經為業漸磨仁義陶鎔禮樂流而為化成而為器莫不益我元氣實而崇之是之謂興文而應之或并棄之是之為廢而宮廬塗雘之類不與焉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然則宮廬塗雘固亦不可廢也侯與先生其不負於今之學矣先生己酉鄉進士實嘗受業焉而借書其名竊附臨文之義為天下告爾司訓某某實佐先生故亦書之

慎齋記

台郡多君子吾得與之遊者數人今江西僉憲王君景昭則以同官故加稔焉因君而得聞其父封監察御史慎齋先生有欲見未能之慊今年冬君以先生壽七十與其兄若弟以書相謀謂先生素厭燕樂歌頌之事乃舉慎齋名屬某記之將寓歸獻用承志焉是亦所以為壽也實不敏嚮往先生久請因以質之可予某昔嘗聞學於君子曰敬敬云足矣而又曰慎何居君子之論敬

有曰一者慎其一乎非一而求所以為一也有曰貞者慎其貞乎非貞而求所以為貞也有曰莊者慎其莊乎非莊而求所以為莊也夫莊也貞也一也舉其一未足以盡敬而慎也無之懼其有不敬也而加之慎則是慎也其與夫敬也同實而異名者也故知慎則知敬矣君子之學其何以加諸雖然慎有二有慎於事者有慎於心者慎獨云者慎於心之謂也慎於心則一而不滯貞而不諒莊而不矜有不言言則天下聽之有不行行則

天下信之舍此而徒慎於事抑其次焉者矣先生何居先生之父存學公昔與姚文敏公並名有傳在學者嘗登正統壬戌進士未授官而卒時先生在襁褓母夫人教之既長又稟學於舅氏累試有司時名方隆輒心厭聾病棄去不事而躬行以教夫三子者惓惓惟聖惟賢是師吾是以知先生之能慎也景昭歷官内外臺卓有風裁且極力古義日可推之天下皆先生之功也而慎之為效亦著矣先生朝夕顧諟老而不倦有衛武抑戒

之遺意焉淺陋之詞雖未足發抑豈不可竊附於日誦之義也哉是為記

張中丞廟記

張中丞何神也唐睢陽守張公廵也公當天寶亂城守以死且曰當為厲殺賊史稱其有保障江淮之功宋南渡後民結社備兵火者在在作公祠以倡忠義祠必厲狀謂之公志錫山之祠豈亦創于其時邪説者謂宋典人盧至柔者於此得泉井而施民以療疾疫遂祠公泉

上俾汲必告以鎮民譁然以泉故禱者日衆其祠視他郡特瓞葢自始祠迄皇明景泰凡若干年矣而耆老有行義者議曰祠必有祀祀弗在典猶弗祀也乃以上請得春秋祭著為令若干年成化某甲子議者又曰祀有典矣而祠以屬附他廟弗經弗專乃卜其東為令廟君子曰是近於義廟成貌公于堂以人易屬衣冠惟時主書其官秩如之榜亦如之君子曰是近於禮夫民祠公有報有祈而禦灾捍患無一日不望於公初何假夫泉

哉然泉之利甚博收而幕則滯勿幕則泛勢必有主者而惟公是歸則公之得於人者亦於是乎徵覲一邑而江淮之南皆可知也氓之無知誣公以厲誠誕且怪然厲乎由民弗厲由民民求公殊而公之為民佑者譬之茲泉或泥或甃而水固無不在也黜乎厲以從其初如是為義如是為禮如泉之渫則源源而來以是求公公必享之故泉不必廢也廟與貌不可不正也吾於斯舉有取焉昔狄梁公毀淫祠於南方所存者四其一伍員

公之忠於員遠矣而祀由禮義其將與玆泉始終乎是為記

陳氏兩阡記

陳氏兩阡今致政福建左布政使晉菴公實之所營也公祖墓在惠山奠凡若干世至公父母之喪以隘而卜去二里所曰錫山得吉為阡南鄉合葬如禮至公配之喪又以隘而卜去錫一里去惠三里所得吉為阡東鄉葬左而虛其右公亦將斯樂焉公之父為南靖知縣贈

吏部員外郎某府君某葬在成化甲子文思彭公表之
公之母封太宜人某氏某葬後府君若干年甲子文肅
王公表之公之配為封宜人吳氏某葬後太宜人若干
年甲子某公表之皆碑于墓其在南阡有永慰之堂有
慶源之橋有福地之門其在東阡有冲和之橋有佳安
之門有榮恩孝思之堂當其中也題曰壽域葢尊制詞
彰寵數反求德善以識久遠之意皆於是寓焉其他規
搆尚多而斯數者大矣先是永慰堂成文懿楊公為記

凡南阡之制畧具而東阡未有記者公比以屬其伻并書之寶嘗觀吾邑西諸山惠為最鉅其形衍迤東出稍伏而起者為錫錫惠之支峰也其秀鍾焉故其為泉源于惠者必經于錫然後會溪入湖而歸于海其發也遠其畜也深而其匯也旋委有截觀于泉而地之脉葢可知已公世墓于惠再卜而錫之南三卜而錫之東其世序之相承猶其地之脉也公之先以醇厚立家自府君始顯而大發于公文學政行淵博脩潔望在朝著績在

銓衡惠在藩省未老而請在天下有遺用焉其世德之漸厎于盛亦猶其地之脉也此豈偶然也哉公之卜地惟近之相而吉焉是從未嘗謀諸葬師以要後利而垣域從衛封樹表識儀以飾觀度以節力君子謂稱乎其德况三地相屬岡連嶺望歲時展掃不出午旦而彼此可徧親親尊祖於是為備君子又謂稱乎其序序以經之德以本之發乎仁裁乎義而成之乎禮一事而衆美畢具焉由是觀之則徵於前者將益宏於後其眞可謂

不偶然也已孔子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葢言感也公之為阡訓在其子孫而感在邑里夫復何庸於竇之言哉獨念兩阡并書公之意將以示後有不可已者於是乎記

戸部館題名記

通州倉戸部歲委員外郎一人主事四人或七人或九人監出納之政葢分理以共成而有紀綱焉者也其所居公館中為圃亭有事議焉有客燕焉皆於斯弘治間

有為題名之榜揭於亭楣者始自壬子迄于巳未凡六十有八人其字與貫具在可覽也由庚申以來以榜盈故莫之嗣書今員外郎祁君某主事戚君某李君某馮君某向君某謂是缺典相與徵諸故籍得人視前榜員外郎多若干人主事少若干人其幾人凡再至總幾十有幾於是予以督漕至通諸君請書歲月因念昔承乏司徒屬於二榜所書舊寮居多昌黎所謂烏得無情者予實有之惟古人一登臨游燕必題其名雖寂寥數字

而千載一日不惟其官惟其人耳况諸君賢勞於國更必以歲情爭誼處禮將道益非尋常簪盍之比揆以古義欲已於書其將能乎雖然是非不敏所能與也第感諸君意勤不可無復請舉司馬公記諫院語再三誦之

尚德書院祠李忠定公記

慧於錫為名山山之重在泉而幽邃如聽松菴者次之菴之左有茂林脩竹觀者謂為一山之勝吾世墓邇其地舊矣弘治間購于僧而得焉時方考閱宋丞相李忠

定公居錫之故而恨其未之祠也葢有意於斯者凡十餘年至是幸獲休退而始為堂于竹間以為公祠間甞登而四顧左右前後無非竹者乃顏其門曰尚德書院若謂竹有君子之德凡覯物者尚之云爾然豈徒以物為哉思古之君子而不可見將誦其詩讀其書以論其世葢狂斐之志如此粵稽三代以來君子之在錫者以至德則泰伯之祠尚矣儒學如龜山諸賢亦故有祠于學凡我後進皆得拜而瞻之公自其祖由邵武來居生

長宦學於斯至以梁溪自號則固諸賢之儔也况嘗廬墓玆山義起之禮顧當後舉哉此吾堂之所以作也今夫祠擬諸祭菜則事合稱諸鄉先生則名正肖諸家廟舊本則像眞竇與子弟諸生歲時率以從事庶幾一陟降閒如與君子周旋交懋厥修以階聖賢之域葢不知道有隆汚而時有古今也抑亦自尚吾志而已矣公之學吾未知其所從受觀其父母葬銘皆出龜山當亦與聞程氏之道者故其建明經畫大抵篤君臣尚氣節達

經權審進退以身任重而不自失焉其忠義激烈千載而下猶能使人興起史稱公有諸葛武侯之心而考亭朱子序其奏議至以天生弭亂許之即是而觀謂公古之君子其不然哉昔朱子以匡廬卧龍菴之名取諸漳石遂緣其義為畫武侯于堂君子謂其有異世之感若公於此精爽與伊邇風聲所及學者有師於之匡廬蓋為感雖同而事則切矣乃若以竹興思實不敏於龍菴之託竊自附焉天下之君子當有能知吾過者是舉也吾

甥華珉實任其勞始於正德庚午七夕成於中秋奉安於重九皆不愆其素奠畢小燕客賦淇澳而退

雲田記

雲田者雲南提學按察副使彭公性仁讀書處也弘治間公由武選副郎出守汝州予時承許州乏間因胥會得聞所謂雲田者葢公世第清江上又十里為別業背連羣峰下面江流而中為平野凡若干畝山水之氣日夕生焉動盪滿盈恍有景象可望可即此其所由名也

客有賦者曰東原有田中維雲雲濛濛兮田畇畇或卜其上兮讀且耘一經治兮五穀分江清清兮懷夫君有和以興者曰雲之興矣于我滕矣我息我游樂且今矣雲之收矣于我疇矣我游我息樂且休矣疇兮滕兮雲泱泱兮君子于田樂未央兮又有以比和者曰田兮澤澤以稼以穡雲兮駸駸以雨以霖人有道兮天無心擬物類兮徵德音田漠漠兮雲深深予聞而感之亦欲和焉然無以加也葢心藏者二十年矣乃者再擢至今官

致其事而歸適予以貴州節過公郡公遂請記因書為復公博雅能文而詩逼唐法其居官屢有績效無愧于比者之言今其歸也更尋於賦且興者將不知老之將至也是為記

仕學齋記

仕而優則學古之道也今之仕而優者亦孰不以學為事哉學焉而不如古則亦徒學而已古之學者為已此學之道也昔有寒寒而求衣者二人同適於市一人取布

帛焉曰此足以温吾體矣其一人陋其朴也則取錦繡而製之他日風雨繼以氷雪錦繡者凍布帛者適不知為已之病也盖凡為學者皆當戒之而况仕者乎漳浦林魁廷元以進士歴官戸部郎中簿書之餘不廢誦讀人謂仕而知學廷元遂以名齋而請予言為曷予嘉其志作記且銘曰

必有事焉惟仕之謂思不出位我躬之徵實參三材何理不該游心千里寓言一室萬物職職此有敏者闢靡

誇多如身心何敬哉義哉是之謂學先民有作

曹州新作教場記

曹州教場在城西二里原野之間有阜突成名鳯皇嘴者其故形也環闢其周為畝三百容若千人凡閲陳士卒於斯進退於斯分合於斯因阜而高之堂其上曰全勝翼以兩序帥者臨焉而出號令於斯前于堂為階階前若干步凡㮚進止受賞罰於斯降阜而南三百步門焉曰演武阜之東若千步為臺樹旗於斯盡疆而垣焉

夾垣内外樹柳焉周完嚴整而塲之為制於是乎備葢
正德壬申春三月實始基之越某月落成經畫而圖功
者今山東按察使無錫吳公也先是辛未春霸州盜起
縱横四出攻刼城邑勢日猖獗廷議以曹古劇鎮其在
今日㡳牙北畿喉襟南服而肘腋河南山東之境實惟
中原重地宜得文武才畧之臣以憲節往鎮之會公以
監察御史再起在臺天官卿曰是惟其人乃請命為按
察副使奉璽書整飭兵備作鎮于曹直隸暨河南諸郡

邑在數百里内者皆受約束公至曹首簡士卒而躬閲焉既崇其墉既深其池倡厥勇敢為禦守計甚備顧舊有教場在城東以習民壯而狹隘弗稱乃于是焉卜之曠然可馳隆然可望畫然而不可犯盖一舉目而有折衝千里之勢縱横竒正參伍實虚碁布筭列如在指掌公臨其堂諭厥吏士從容指揮以伺警報而地之為用亦大矣厥既落成知州某以公命用書及圖來請記令天下承平久矣武衛惟籍民兵惟名彼盗悍猾敢蔑我

師實是之故公之蒞斯凡閲數月賊不敢邇且屢遺我禽焉蓋公有不可勝者乃不自恃而閲習日勤其慮遠矣推公之意必使凡士卒者惟吾法是懼而不知敵寧賊同死而無同生然後為能師也嗚乎其可謂敏且共矣雖然會而習之存乎地簡而閲之存乎法鼓而作之存乎氣率而示之存乎義勸而休之存乎賞戒而警之存乎罰師而從之存乎人人重則舉人輕則廢葢凡事皆然而況教民戰乎予比督運北河及玆省母南還道

出濟上凡公舉措予審聞之於是賊三至公命騎士邀擊斬若干人俘若干人馘若干人有籍紀焉惟人之重允與地稱故能有茲成功知州某奉公命唯謹於是舉有勞焉是為記

東湖書院記

東湖書院者廣東按察僉事梧州吳公廷舉之所建也院在州東門外南臨潯灕二江北負大雲山山之下公三代先塋在焉有水出山半左右夾流至院之前匯而

為池池方四畝曰小東湖者公名之也公之先為湖廣嘉魚人嘉魚有東湖既取以名又以扁夫院者葢示不忘其先也抑有尚友之道焉昔宋周元公茂叔嘗濯纓江州盧山蓮花峯下樂其水之清也遂寓以濂溪之號濂溪出道州去江州幾千餘里蓮峯之水非濂溪之水也然自道眼觀之則孔子之所謂逝者如斯孟子之所謂有本者如是者固未嘗異也故觀道有術莫切於水得於水而不泥於水此有道者之大觀也吾於元公見

之大雲之於東湖其亦類是矣夫公之學道從可知已
然遠而望其故鄉則得水木之義近而邇其先塋則廣
風木之思傍以招引後學而退將自養焉一舉數得是
皆道中之事也矧院之為勝負山嚮水草木魚鳥之觀
日陳于前登堂曠如入室奥如經書圖史取諸左右無
不應手而樞趨其間皆鄉里秀敏之士士之不遠千里
東負而至者又時有之以是尚友古人夫豈借且誇哉
公博學好古有猷有為由邑而郡夙著名績予蓋聞之

久矣項者以貳守北上道出江右始因吾寅萬公世和得傾葢焉比任雲間遂命伻來請記時弘治甲子也越六年正德己巳乃克執筆葢院之詳公自有記予特論公之志以告學者云

湖廣提學分司題名記

我皇明建學於國初為制最廣且備其設官奉勅以專提調自正統戊午始在諸省官列按察初無別署既乃有分司之建湖廣之為分司自成化己亥始當是時山

陰薛公綱以副使來任實𠜶府學廟東地為門為中門各三間為堂五間為序左右三間為寢如堂而籍藏記室附焉後若干年弘治乙丑今僉事廬陵陳君文鳴乃闢寢後地五尺疏以受明東于寢為亭以備游詠又因中門為貳以節升降以辯出入自正德戊辰始於是公歷考前政氏名自劉公虬而下得十有三人疏其歷履刻于石且虛左以伺將來而分司之制於是乎成則已巳始始君以進士高第入翰林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既

廼官刑部累員外郎被簡為今官士論稱允至則風厲施為惟明詔是訓惟正學是崇正道是迪而前乎是者之所樹立近著顯效遠流餘風君以是學是道律之則固若尺度權衡然有不可掩者夫何待於指其名而議焉也哉雖然師擇三人尚友千古古之人用之君亦用之君子謂君於是乎博夫正道隱而道其所道正學絕而學其所學由衰周至宋枝分派別不啻數百家要皆實徵於名其從與否存乎其人典學者不於是立辯焉

則何以崇以迪以奉詔旨然非明諸心體諸身稽古以驗諸今雖欲辯之而其惑滋甚是故學不易崇道不易迪非正之難知似正而非者之難辯也是故得是者賢勉是者次之凡師弟子者之趨嚮往往係焉而其究也將被諸海内歴數十世而未已然則提學者之賢否其於天下國家也大矣若謂直回忠詐指議於前而勸懲於後則因事理之必然而君之意豈止是哉實昔嘗承乏江右葢誠有媿於斯者兹至湖南而君辱以記屬既

書其事復以鄙見為君誦之觀名者請以是先焉

容春堂前集卷十一

容春堂前集卷十二

明 邵寶 撰

記一十七首

總督漕運憲臣題名記

寶承乏之憲臣奉勑總督漕運始至淮鎮凡百舉置惟故是稽於是案牘山積追考前政氏名後先罔屬然其間多名人寳幼學時已志其畧比官户部所聞漸悉乃今得通閱之諸君子者於是無不載焉於乎盛哉仰惟我

祖宗列聖簡任諸臣治玆漕事惟材是屬用底嘉績及其登卿宰進保傅樹勲輔德表表相望賢愚何足以繼之竊嘗考禹貢以水紀諸州貢道蓋後世漕運之端然曰逾沔入渭則取諸陸曰沿海入淮則取諸海其直達帝都者纔三之二若漢以下都關都洛都汴間有直達之漕而為力甚難為費甚鉅故議者往往右轉輸焉其勢然也元都幽燕海陸並運國初猶因之惟我文皇帝肇建兩都始以平江伯陳公瑄工部尚書宋公禮等建

白濬茲漕渠海陸是避萬舟億卒咸建帥長倉支道兑
常變具宜葢有得於轉輸之意講求經畫越歷數朝而
漕法大成國計充預萬世允賴然其為壩為牐閉啓挈
挽於水性不能無拂焉者是故險雖遠避而勞不多省
羣衆所聚蠹病亦從而生既命元戎專制其事而提督
整理間以命諸卿亞厥後遂有總督憲臣之命然時異
勢殊弊由法起名為轉輸而漸變直達既乃公私交征
軍疲民困至使論時務者復有于海于陸之思則豈先

朝之初意然哉夫救弊在人不在法持法在心不在迹故必通上下而後為平必體遐邇而後為恵必均夷險達經權而後為貞為哲葢大臣之道如此漕也者特其一事也具是則舉缺是則廢凡兹前政諸公圖艱慮遠保豐持平若有異道焉由今而論其世則固莫之能違矣承繼之責取監之義寶雖不敏於是竊有意焉故具列而刻諸石如其品藻以伺君子志漕運者尚亦有考哉自河州王公竑以景泰庚午來涖迄今六十年為右

都御史三人左右副都御史若干人僉都御史若干人

兼廵撫者若干人其三人凡再至統曰憲臣者重勑詞

也謹記

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正德己巳秋貴溪徐君盈以行人擢南京福建道監察

御史既上之三月其僚任君賢王君爵皆有使事出徐

君署焉政暇閲故牘得前政氏名之悉乃謀諸二君立

石於堂序書而刻之書来請記歲月惟我朝制天下十

三道道設監察御史數員入則廷規出則方按凡天下事皆得言之是謂風憲與百司體異其在留都務若少簡而建官如故封章馳達人評物議亦往往為公論所屬凡諸君子銜繫官署而名在天下亦何必指議於碑刻間而後知之也哉然論人者必原其初必究其要必徵於終三者非久莫深非深莫悉夫然故在一時亦有遺論焉而或輒為别白曰此忠此佞此正此邪烏乎可哉必也時移地改生乎後者歷指而參稽然後其論可

得而定此名之有題所以汲汲於前輩也君子猶以為未盡者謂有鄉評焉有墓碑焉有風謡焉有史傳焉而不止乎是雖然非兹石則氏名不聚氏名不聚則辯論烏乎施況彼數者皆有詞於筆洵武或失之叔段窮奢或失之子儀而隨且隱者又常情所不免也今是石也氏名之下字書貫書出身書歷官書而不書政行若將闕疑以起問設問以待對者而天下之公出焉前監後觀而中以自考於方人得律已之道古之所謂官箴者

亦何以加於此哉諸君之名於是乎可徵矣

觀草記

正德壬申春二月予奉詔攝總督事涖太倉公館館之堂後甓砌間有隙土二方皆蓬然枯荄予指而問焉館人曰草也今司徒孫公為總督時實種之予曰是何為者館人曰公嘗言春夏之交草長數寸碧色可掬晨露既晞微風汎之移牀近焉心目之間不知天下之有名園奇卉也予笑曰有是哉司徒公之好奇也昔濂溪翁

嘗以草寄意至今傳之公將襲其跡乎不然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公民曹之長也將以是觀民焉雖然草一也亦有以喻夫臣者臣民之分不同而君子之論於是乎異然則公將自觀乎公豈徒玩物者哉越三月草果長如所言館人請觀予既賦觀草之詩呈司徒公復次第前語為記

觀水軒記

觀水軒者二泉邵子所乘舟也邵子既得請歸每出則

與客泛之客謂邵子曰子所謂觀觀淺深以涉乎觀順逆以濟乎觀清濁以濯乎三者何居邵子曰此皆觀以人者非大觀也夫大觀以天觀以天者必於水之逝也之瀾也之渙也而後可以見道也故逝可以觀體瀾可以觀本渙可以觀文天下之大觀不在是歟客曰涉也濟也濯也謂之人可也若夫淺深順逆清濁非天其孰為之而謂之人乎邵子曰天人同道而異用者也故涉之於淺深濟之於順逆濯之於清濁有心則人無心則

天夫唯天也則體之在逝也本之在瀾也文之在渙也斯不為徒觀也而天下之大觀畢矣客曰夫觀則既聞命矣然軒者車之製也昔人蓋有以命夫室者舟而室名其室安在邵子曰盈天地間皆道也人唯無見苟有見矣則凡目之所接安往非逝也瀾也渙也乎身之所處安往非涉也濟也濯也乎由是觀之吾在吾舟猶在吾室也不然何足以為大觀哉客唯唯而退邵子遂筆之舟中以待再問者

户部題名記代作

惟我聖祖稽周官司徒建户部設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以率其屬乃永樂七年己丑文皇帝北狩於是有行部户曹之設十五年丁酉復設行在户部至正統辛酉睿皇帝始定都邑去行在之名蓋户部之有今署也更累朝若干年尚書暨侍郎凡若干人後以京儲事重特設侍郎以理之又若干人矣雖典籍具存然卒欲指數其名氏且不可得况其出處履歴之詳乎其承乏

尚書後懼自今將益散滅無所紀用是謀諸侍郎吳公原倡公鍾及黃公傑繙閱故牘備錄以刻諸石年序而階列名揭而蹟疏之且各虛其下方以俟來日某竊惟公署之有題名固將考往昔垂無窮以備文獻之傳抑所以起問者定品評而勸戒之意實寓乎其中蓋物聚則妍醜形焉事比則得失著焉人並則賢不肖判焉由數十載之後覽數十載之前愛憎既公誠偽亦著是是非非固有不能以毫髮爽者至於時有豐約勢有難易

而舒縮之間或有異論然知徳者觀之亦自不可得而誣也夫君子之為善固不為名而沒世不稱聖人猶以為可疾名之所繫亦大矣況與賢同道則名罔不昌而身享天下之榮與不肖同迹則名罔不隳而身受天下之辱此豈待後世而後定哉是故夙夜兢惕鑒觀前人則所以殫吾職而熈明天子之績者於是乎在矣凡我同事越後之君子宜有所儆焉其不佞僭為之記

品士亭記

予昔為許嘗作品士亭於學宫葢取其郡先儒靳裁之氏之説將與諸生共戒勉焉每當貢舉必觴于亭以相其志時予雖有學靑然未專也比者奉命督學江西視前舉如為之兆者及莅南昌分司顧其東隅有一亭而未名予謂是可以名品士矣遂名之惟許亭之始作也太史義興吴先生實為之記而予復書其碑隂謂士之品二道德其上功名次之而富貴云者宜亦不與大抵予之為説取諸靳氏而稍自異君子不以為過且妄也

今之於士也又何道以品之哉葢亦要其上焉而已矣而次焉者亦與焉雖其初終表裏未必一致若難乎為品者然心誠求之不以毀譽不以利鈍不以隱顯擽聖賢之律而槩之於其言行其殆所謂不中不遠者乎夫天下之須乎士者大矣士無他成物之德經世之猷憂時之慮三者備焉然後隨其所處藴為道德發為功名異其用而同其體此皆所謂上也惟體不同而用有同者所謂次焉此之謂矣古稱才難正在於是而吾乃欲

百一求之以答明詔此夙懐所存非今日為然也豈徒品之云哉成者品之其未成者激昂之策勵之陶養之必欲登其上品焉顧雖次者且不可自畫而況其下乎予與諸生固當自省也於乎元氣不息才無古今盛世名邦於斯為最予雖踈陋愧於師道而所以副吾之望者必有其人矣作品士亭記

獨對亭記

弘治辛酉夏六月寶奉詔視學至南康白鹿書院是院

也勝在五老閒於四方乃負而弗鄉雖無大關繫然亦若鈌典者故周覽之餘欲為亭以對之屬時暑雨未暇相度盎越一年而後再至步自南岡歷於東崖得地丈餘其平如砥其崇如壇仰而西望五老當前若拱若揖若陟若降若在咫尺可延致與語者竊意亭宜於此諸生從者曰此文公先生舊遊也俯觀崖石有風泉雲壑四字實乃欣然喜曰此先得吾意乎不於此亭烏乎為宜雖然五老之勝有目者共覩而非公莫之能當故以

獨對名亭重公迹也或謂峰以老稱不獨以秀以竒而以其壽是五老者天始與始地終與終壽孰對之謂公獨焉何居寶聞諸孔子仁者樂山山以氣凝而理行其中泉石土木無所非仁惟仁故静惟静故壽凡山皆然況其高且大者乎公仁者也純博中正德與山協為鎮為嶽五老之對固其所哉君子觀其進退語默從容暇豫既得公之静矣則其化逺功深表儀流澤與孔孟無窮其為壽對諸五老必有能信之者況公前後代有寓

賢何莫不具一節至要其大孰與公比非公獨對其誰偕之是以危登極眺覽天下之至奇雄詞勁筆發天下之至秀彼以其五公以其一出象入神形於賦咏斯固公之餘事而所以作對者亦有在矣抑豈惟是哉公仁且智登斯臺也必嘗反而東顧深湖長江至于滄海皆公之大觀也竇生也晚幸讀公書見公所對如從公焉敢用窺測記於亭中九原可作不知公以為何如耶

新喻縣孔子廟門記

新喻縣孔子廟門壞弘治癸亥鄭知縣瓛新之其材取諸淫祠其工取諸逸卒其雜物取諸羨役有顯大之觀久遠之規考成之日用祭菜禮告於聖靈退燕于學學之師生咸謂是役不可無記謂寶典在教也則來請文惟孔子王祀萬世廟用王制為門者二其在外曰靈星靈星内有門謂之大成壞而新之有司者常事耳在春秋魯復閟宫不書修泮宫亦不書為常事也而閟泮二頌猶存於詩詩春秋皆孔子筆也今廟於孔子莫非是

式由詩所載是門之新邑人自宜頌焉豈吾書之宜哉雖然廟為學立學也者風教之源也有司者之政實於是觀其興有慶其廢有讓憲典具在而實則奉詔專涖其事令於是役既率作省成以從良規又為圖諸不朽則凡有學之寄者於其敝缺也能不起而圖之乎以吾之書學春秋之不書葢志也非頌也抑有風勸之道焉嗟夫吾夫子道在萬世其神在天而主與像則在廟主與像之所在神之所在也神之所在道之所在也是以

貴自王公賤至甿庶遠望其宫乘下步趨無敢少忽乃若進而門焉又當何如邪志美富之觀者於斯加悅修乎顒之容者於斯加敬實嘗身親之矣於是執筆爲盋不惟勵乎有司而又以見是門之爲重也出入是者請敬誦之門壞於弘治某甲子而甚於某甲子令之新也始以春季某甲子終以秋仲某甲子凡三閱月而成蠍應天江寧人由進士來爲縣清敏而文知政所先而力能爲之縣丞某主簿某典史某皆與有力教諭某訓導

其諸生某某等則請記者也

一峯書院記

一峯書院者為故南京翰林脩撰羅公作也公以文章節行高天下天下之人莫不賢其為人其生也思詣其廬其歿也思造其祠者葢十人而九也然永豐既居山中公之故第在水心去縣又若干里其墓在其地又去其第若干里若其舊遊所謂金牛書院者則又去其墓若干里而人跡益遠矣故凡至永豐者每以瞻拜無所

為恨予督學江西之三年始一至焉欲為文以弔其墓而雨雪載途不能往乃遣教諭某代以致之繼而歩自學宫西偏得隙地若干丈遂屬吉安守張宗厚作堂三間中設公像題其門曰一峯書院俾人之若於瞻拜者於此得少展焉雖然公之舊遊而詩書絃誦之地固公所以仰前修而廸後學者也時知縣鄭濬主簿某方勤修學之役吉安遂以委之不三月而告成某與訓導某請為之記惟公天資剛毅守道不回而充之以博養之

以正蚤貢於鄉已負重望及憲廟之初親擢進士第一其所對策雖制舉之常然援古證今指切本要詞嚴義正誦者起敬故程文未行而海内已録傳之人之視公有漢董賢良之風焉既而入翰林為修撰未及數月即有扶持綱常之疏上忠於君以及輔相新進儒臣能為天下大計遠慮如此固非尋常摘劾之比論者方之唐子方其事似同而義則遠矣至其改官南都時忌者已去以公之望少假歲月公卿可待而竟以疾歸葢公之

仕在行其道而不以位為榮王曾之志錢若水之節公
寔有之觀於其退而其進可知也烏乎道之在人有正
大之體有曲成之用自聖人以下多患不能兼之蓋其
體不能協天下之一故其用不能周天下之殊即使幸
有所成而正大者或病矣豈曲成之謂哉故觀士於今
寧正大而有過毋寧曲成而無尤是則公之進言人曰
太訐君子曰忠公之去位人曰太激君子曰介固非誣
且過也雖然公之心如青天白日公之德如高山大川

此天下之同稱也而才藝弗與焉則世亦不可謂不知公矣實自童年游于庠序即知慕公及宦遊中外知公為詳誠有所謂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者則於斯舉亦烏能後哉吾聞公晚癖金牛山水而忘其瘴厲竟以是終人之為天下惜公者或以是為公病公而有知其亦以為然歟故予既為之記復為招䰟詞二章俾并刻焉弔公於斯者或一歌之庶乎公之來歸也詞曰公歸来兮金牛不可以居幽阻叢翳兮以魅以魑毒霧中人兮朝

弗夕虞什或一存兮虎豹之餘公氣則正兮神明祓除彼伻從公兮將無避而句歸来歸来兮公有鄉閭　公歸来兮泮水傍泮水源源兮溪流孔長拜者在庭兮衣冠在堂或羞而俎兮或醴而觴人歆公兮未央公不歸来兮誦吾章

瑞州府名宦鄉賢祠記

瑞州之境比多盜事聞於廷至命大臣来視當其時方作名宦鄉賢之祠議者或以為迂然是舉也前知府劉

璣用齊倡之令知府周津文濟繼而成之同知王相君卿則始終經理之覩其意顧若急務然者祠既成甘通判文紹施通判溥劉推官瑜乃屬髙安知縣謝樞樹碑祠中請予為記且述或者之意以質於予予惟仕于斯謂宦莫非仕也而名者為難其難在政生於斯謂鄉莫非生也而賢者為難其難在德德以成化政以成治治振化流則天下可平而何有於一方也哉是故君子重之然治之善者自足以訓德化之醇者亦足以匡政論

名且賢於宦與鄉者斯其尚矣下是有一節焉亦皆不能泯也風聲流傳典型可想尸而祝之將使肅瞻敬對者在宦則名在鄉則賢以成治化庶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祠之為道如此故雖國典靡載而有之則備無之則闕葢天下之通行也久矣可以盜故而廢之歟況宦有龔遂則有渤海之治鄉有陳寔則有潁川之化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有若人焉而盜弗息者吾弗信之矣今之論弭盜者其說非一轉移感

動吾以為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然或内乏積誠外鮮孚信而徒逐其迹無恠乎人以為迂也若執是而遂謂夫祠之可緩抑豈通論哉夫名賢之祠非為弭盜立也而推本論之必至於是是則數君之舉誠知所務者矣祠之制同宫異列左為名宦凡若干人右為鄉賢凡若干人其間功德之偉亦有繫於天下者稱秩元祀國典存焉而復祠之為一方故句亦不為瀆也乃若其地在孔子廟傍朔望謁春秋享凡郡邑皆習行之而門序庭

階翼如森如與禮稱者吾以瑞為盛焉經始於弘治辛酉越甲子而畢時大叅濟南王公僉憲慈谿王公並繼守巡政刑兼舉威惠迭施盜以靖告祠之克成抑亦有自也已

文明閣記

弘治乙丑四月既望實行視武寧之學祗謁先聖禮畢退攝講坐以臨諸生既而觀於堂北有新閣焉闕

瑞昌縣學遷建記

弘治癸亥瑞昌縣新作學宮又明年乙丑乃成考而居焉禮也學故在縣治西百步門臨於市之衢買隘而塵邑之君子因其敝也議欲遷諸爽塏者久矣而未得其

地癸亥之歲前巡視都御史林公行縣至是詢諸吏士得遷學之説謁廟禮畢則及分巡僉憲慈谿沈君達觀厥基顧而謂曰是豈在他求哉後是百步而少右岡南沼北廟焉其可也廟之東為堂為齋又東為庖為廩為廨舘皆宜之沈君曰然相與計費庸而授厥事於九江府推汪濬時實方視學新喻公以書来致命實拜公命之勤而申戒厥功焉高守友璣始至聞是舉也亟督知縣王顯宗畢事而僉憲天台王君繼涖巡政益為規畫

用弘於初初公躬勸富室各助有差既或渝約功未用就令分巡僉憲姚江陳君以舊基予民取直焉足之而實適以歲事至乃進民耆某某某某四人議加直於受地之家而益其疆未卒勸者俾以力輸凡得貲若干日役里一人稱其常役又贖有罪出錢以賃凡得庸若干於是邑有陳氏族大而禮其為諸生者居什之二請為衆先曰垣也某築池也某鑿道也某修各若干丈於貲力又凡省若干實閒而喜曰林公與諸君之緒兹其可

成矣乃謂顯宗日程之滫月覈之而總厥功於守友璣是歲秋朞月以成告學諭王朞暨訓導韓朞等請記惟古人之有居既奠則不輕於遷遷非得已也故詩書所稱商於耿殷周於瀍洛皆此焉事今之邑古之國也學之有宫所以守典嗣訓成賢弘化其於邑也大矣而瑞昌之學乃市之與鄰焉夫市也者利之所出也衆趨而聚不能不嚚衆聚而居不能不隘衆居而溷不能不塵由是以為我絃歌講肄之擾非古人擇且卜焉之意也

遷其得已哉然遷之難居之尤難闕

請初彭澤學在邑治東病之者謂背陽嚮昧位置弗當
擇所宜徙乃得今之地說者曰前山為鞍為帽為髻後
為鳳凰為緑梯為蒼崖為潛玉羣勝具萃左襟張峯右
帶重嶺而大江之流舉目望之盡數百里爽秀完敞學
於是為稱時都御史林公以廵視至閩而然之分守叅

議董君分巡僉事沈君王君陳君繼廣其意而高守任焉以有兹成功也予甞惟今師生之為學不務力本而以風水妨科名動輒請徙故多抑弗許然學之於治大矣而去陋就嘉亦有司常職此所謂同行異情者吾固弗敢廢焉於其成也能無慶乎雖然學所以學道也昔者孔子之語道多矣而直指親切莫如川上之嘆盖合理氣顯微一言蔽之而所以為用功地者即是而在萬世之學道者此其的矣天下之大川四而江為首觀水

於江非他川比也今彭澤之學既據江為勝而吾夫子實像在廟凡為師生而從事於斯者盍相與追川上之遊求源於深擬進於漸期委於大脩為天德發為王道而慎獨以終始之則所謂道者蓋不假諸儒衆説而可自得於觀望之間矣今夫江自大禹疏鑿以來其起合流匯之道蓋未嘗一日改也或者不求其故顧於偏溪曲港力求通焉而曰入海由是雖東之之勢終有必至而支離已甚況徒勞而無歸者又往往是乎君子之於

道也何以異此夫志水者必自禹貢而後可得其真六經語孟吾道之禹貢也不是之務而安於偏曲雖亟稱於水亦於學乎奚有哉宮室之成古有頌禱頌禱於學舍道無可語者故於考成之餘擬取川流之旨為我師生告焉因髙守請紀遂書俾刻之是役也總於推官汪濬勤於知縣王琦而訓術計琦者民某某則分理焉始弘治癸亥三月九日越二年乙丑四月一日而訖其費為白金八百兩出公帑者什四諸生暨富室助焉者什

六其工為顧匠若干人為庸徒若干人共若干日計其成為殿廡門堂齋館庖廩廨榭諸屋以楹計者八十墻以堵計者若干街以步計者若干君子謂於舊學為偉葢一邑之盛事其在郡則二學後先告成不出數月尤足為諸邦起廢之倡是皆不可畧也

浮梁縣學記

凡學之設其道有四一曰習典章二曰明經訓三曰惇風俗四曰育人才斯四者實古之道而今制亦弗能外

焉故典章存乎誥令經訓存乎詩書風俗存乎儀式人才存乎貢舉其槩如此世之人徒見科目足以階貴遂謂夫學專為育人才而於所謂典章之習經訓之明風俗之惇判然若無所與故其宫也非謂風水有妨於科目則不脩舉不特有司為然而觀風君子亦莫之異嗚乎其亦不思爾矣今科目為入仕之途自皇朝公卿以至内外百吏胥由是出蓋天下之極選而人人慕望焉者承平以来學徒日益廪增常員之外附學為名者多

至倍蓰其山林儒士挾藝以應試者亦如之由是而觀
雖微學也未嘗無人才也然則學將可廢邪惟學有曲
章經訓風俗之繁而不止於人才人才之生必是之育
而後身心性情有所持循檢飭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是
以國有學而能國郡有學而能郡邑有學而能邑否則
於制為缺缺於制是缺於道也今罔攸式古罔攸稽化
塞於下而賦竭於上天叓人紀孰與立之故學圮則起
荒則理壞則葺奠謁飲射講歌游肄無廢乃已此固有

司常職怠是者罰將及之於科目利弗利何有哉浮梁縣學之建久矣弘治已未火庚申新之癸亥落成實謂其得脩舉之常當記成蹟乃屬知縣左輔暨教諭張洪等請文於今御史大夫前大司寇戴公繼而有傳公語命寶者寶弗敢當而重違公命也敢著是論而以歲月附焉若夫敷宣聖明文教之懿以申飭我師生公為鄉邦先達且嘗宗師斯文其何辭辭之凡新作大成殿東西廡戟門明倫堂二齋其等屋若干間其仍而飾者不

與是數用木若干石若干磚若干瓦若干鐵若干他物數各稱是始議者知府李復貞而侯知府溪茹同知鑾阮推官韜終之教諭某訓導某某寔申告成之請督工其官者民某某某亦與有勞皆當附書謹書以伺

南昌府學上達之閣記

弘治乙丑春南昌知府祝惟容作重屋於學宮當齋之西館舍之南饌堂射圃之北俾諸生朝夕脩肄之暇登而觀焉蓋取古人游息之意也陳推官察間率訓導董

遵請名於予予愛其軒窓虛敞迥出羣搆四望清遠有高明之觀故為之題曰上達之閣而教授王德明適至則與訓導臧杲黄奉黄昂復請為記而江同知昌刻之予惟君子上達此孔子之言也宋儒為之說曰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夫高也明也上之謂也然而進焉者鮮何也人欲害之也天理人欲同形異情其端甚微而其究甚遠是故君子慎厥志焉無志者不足道有志而自畫則陋自滿則淺自放則荒去是數者而後可以

言志志以始之力以至之化以終之其間用力之方或以顔之明健或以曾之弘毅而其歸未嘗不同也高明上達其道如此夫何與於斯閣而强以是名哉夫人有所見則有所感感極而反身以脩凡游息之際一景一象莫非德業之助而況其大者乎故海興望洋山起仰止廟朝則敬墟墓則哀隱於蹈井而懼於臨淵盖情之所發有不能已者然則君子登斯閣也獨無感乎哉今夫登斯閣而感其高則知循理之高有大於是而凡

徇欲之卑必求去之矣登斯閣而感其明則知循理之明有大於是而凡徇欲之汚必求去之矣是則一瞻望間而大有相於吾志以為力且化焉之地閣以觀建而志可以興故吾斯名閣因以觀示教焉雖然觀一也而所以觀者則存乎人人苟不能自反而徒資覽眺之勝抑亦末於觀矣吾敢以是望諸生哉天下之學同歸於教而南昌特望自兩京國監外衣冠禮樂之盛談者先之上達之志夫人有焉宜吾不能不厚望之也昔者予

在白鹿書院文諭諸生有曰學者立心辯莫先於義利幾莫大於誠偽斯二言者蓋不異此諸生試更以是叅之是為記

遊梅巖洞記

自樂平之之德興也道出其地遠見一山高十丈餘其狀特異問之曰梅巖也行數里巖漸近縣令鄒泰請往觀之遂至山下數奇石離立輿從石中上入洞門門闊十餘丈釋輿而步秉燭前導稍曲而左窿然如入室焉

當承宇處石有如笋者如菌者如珊瑚琅玕者纍纍下懸如將墜然下近壁處有石鱗輳區分級列如或疆之號仙人田又右而行又如一室室之頂垂石折盤如龍蛟之耳中一竅水滴滴注當注處石承之圓如井闌崇如柱礎中一竅與上竅對水滿則溢又右而行地漸高有石如舟者在左如棋者在右地漸寬平如階以升其上蓋揭鐘懸益宏而虛如亭之狀左右穴各一天光照焉出之則山巔也泰請賦賦詩二章刻於石云

潁州修學記

凡我政人胥會而論焉莫不曰學政之先也敝必修之然有力焉有財焉財詘不可以舉力罷不可以役亦夫人之通論也嬴於詘而優於罷稽諸制而合焉斯則存乎人而不可常例視之者也厥惟艱哉穎州儒學自宋景祐間始建於西湖之上我朝洪武初因而再建未幾圮於河水乃徙於南城内至是盖百五十年矣廡獄弗治見者嘆焉而未有能修之者正德壬申夏六月遼陽

孫君伯堅以河南按察僉事奉璽書飭兵於斯地方千里皆屬控制而鎮實在潁始至之三日視學而見其廢其嘆也視諸人人加甚乃名州衛官吏師生議而修之於是北方群盜奔突於淮汝間所至屠戮極其慘烈郡邑守令方議戰守不暇則何暇及是哉葢財之詘力之罷莫甚於此時者矣伯堅之言曰禦賊莫先於戰守戰以勇克守以恒持勇與恒忠義之所發也倡忠義者存乎教化敦教化者存乎庠序荒於素而欲復於遽吾固

知其不能也然吾聞諸孟子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畜不得由是觀之則夫學也烏可以賊故而廢之或謂伯堅財惡取曰取諸淫祠則有餘材力惡取曰取諸休卒則有餘工雜泛之用又惡乎取曰取諸薄罰則有餘需衆皆曰然遂卜日興事訓練撫綏之餘寢食以爲不三月而告成皆不愆其素所謂贏於詘而優於罷者非此謂耶學正某等以伯堅意爲書来請記予惟賴中州要害自古則然我聖祖龍興濠梁今爲中都而是地寔

惟附翼衣冠紘誦四方萬國宜是焉先今一廢至此觀於其所而其道可知也或者猶譊譊焉以武之衰歸之文盛夫文經乎天緯乎地化成乎人者也武何物也而焉能並之雖然文事武備葢有並以為言者譬之貞以配元義以配仁用雖殊而體未嘗不一也故出入將相皆吾儒事而受成獻馘必於學焉武略之不競吾將丈德之弗崇是懼而可以盛衰論乎立政曰克詰戎兵方行天下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夫戎兵武也以之方行而覲焉揚焉非文德何以與此伯堅素抱遐邃茲焉離艱當劇乃能先庠序教化以倡忠義可謂知所本矣予知伯堅久且嘉其事之成也故為記之學之堂曰明倫天下之同名也飲讀賓興皆於斯在故是之先堂左右有齋肄也於是西南為膳堂養也於是東北為爨舍宿也於是故繼之是皆謂修堂後為尊經閣制書在焉上下五楹間視禮殺高數尺外而廨宇倉廩庖湢皆具是皆謂作然皆制也亦謂之脩始

於某月某日越十月某日落之廟之脩也葢同時而先

考焉别有記者不書

容春堂前集卷十二